

这里的春节

珍惜

魏振强

今年春节期间，从都市的闹市区到全国的众多景区到乡村的田畈，到处都是人挤人人贴人、人人欢天喜地的样子，这也是春节本该有的样子。因疫情所困，近年来无法自由自在地行走的人们，在“放开”的措施落地后不久，迎来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，他们拿出所有热情，为在心头盘旋已久的想往画上一个圆满的圈。一些人身着盛装，向最亲爱的人表达久违的问候；一些人轻装简行，在繁华都市流连，感受现代化的气息；还有人奔走在路上，拥抱暖阳，亲近秀美山水，让大自然慈爱自己的肌肤和性灵；还有人恪尽职守，默默地坚守岗位……

今天我们讲述各地春节的风土人情，讲述所经历的喜悦、甚至忧伤，是想让美好更多地停留，更好地被复述并铭记。这是属于一个民族特有的节日，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仪式。这样的每一个日子都不可复制，能够复制它们的只有记忆。我们在记忆中回顾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，更好地珍惜，就像树梢珍惜枝头的嫩芽，就像天空珍惜云朵。

版式：伟东

回北大荒陪母亲过年

韩玉霞

黑龙江北大荒，是我的故乡。母亲住在哥哥家，这里地处祖国最东边的乌苏里江畔。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北大荒，陪母亲一起过年。

过年时，我和姐姐带着儿子们，加上从外地回家的侄女，一大家子三代十来口人，把哥哥家上下三层别墅一下子就住满了。听着孩子们楼上楼下斗嘴喧嚣，我们在厨房煎炒烹炸，锅碗瓢盆一通乱响，母亲的脸上笑得像一朵花。她就盼着这一天孩子们都回家。

冬天的北大荒，室外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。哥哥备好的大鱼大肉，全埋在屋外的雪堆里，吃什么提前从雪堆里扒出来，拿到屋里化一宿，第二天就可以做好上桌了。我每次回家，别的什么山珍海味都不吃，就吃乌苏里江特产的江鱼。我从小就爱吃鱼，这野生的江鱼太香太好吃了！江鱼名目繁多，什么“三花”“四麟”的，我一直也记不住、认不清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顿顿吃它们。

哥哥家的餐桌上，经常会有来自俄罗斯的特产。帝王蟹的大爪子，一大纸箱包装，姐姐用大锅蒸好剪好端上桌，侄女负责主吃。俄罗斯特产黑加仑果汁，味道很好就是太甜，我从来不喝。俄罗斯的罐装啤酒，每罐500毫升，一箱包装里面，每罐的酒精度数不同，每个人可以认领自己胜任的度数，挺人性化的。

有时午饭吃完了，但喝酒的杯子一直无法放下，因为不断有哥哥的朋友拜年串门，加入进来。大家喝着聊着，日暮时分，桌子上已摆满了空啤酒罐，要吃晚饭需要先清场。东北人喝酒，白酒主打，一般先干两杯打个底儿，喝到最后互相确认喝好为止。至于红酒，男士基本不沾。啤酒则是下半场当水解渴的，一般都是整箱整箱地搬进来，放在桌边战备着，喝完再一箱一箱空瓶空罐搬出

去。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但北大荒人喝酒，就能从中午喝到晚上，从天亮喝到天黑，直到喝得谁也不认识谁。

我们家兄弟姐妹三人，姐姐老大，哥哥老二，我老小。有一年过年我们三家人回去的齐整，吃饭时孩子们提议每家组团喝酒比拼，一决高下，省得老互相不服气。最终，没有悬念，我哥家赢了，自然是谁也别想颠覆我哥酒神的地位，侄女的酒量也让我长了见识。我家成绩也还行，第二名，儿子喝得站起来直摇晃。我姐家屈居第三，两个外甥最终被我侄女叫板，居然把俩哥哥从酒桌上喝跑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

我们家过年，吃饭时经常有外人加盟，有哥哥的好朋友，还有一些没有血缘但有拐弯抹角亲戚关系的人，我哥哥热情好客，他们也真不见外。只有自己家人吃饭时，我们的话题母亲最爱听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回忆小时候，哥哥是主讲，他当年淘气和惊险的故事，有些母亲也是在饭桌上才知道的，如果当年就知道，她早就把心操碎了。每次喝酒时，我们也都给母亲斟一点白酒，她喜欢白酒，但更主要的是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喝酒。她喝酒很快，一如她年轻时干脆利落的脾气。

母亲身体瘦弱，双目基本失明，行动不便。每到吃饭时，我儿子就负责把姥姥从床上抱到饭桌边的椅子上坐好。儿子一米八的个子，姥姥的小身板，被他一把抱举得老高，像抱个孩子。舅舅瞥见惊叫道：“你慢点儿！这要是恐高症，就麻烦了！”

我每天有一项工作，是拉着母亲的手和她聊天，给她唱歌。因为眼睛看不见，母亲一般都是微微扬着头，闭着眼睛笑咪咪地听我说听我唱。有一次提起样板戏《白毛女》，母亲居然会唱扎红头绳的一段，我赶紧用手机录了下来。等孩子们都



讲述者：韩玉霞，黑龙江人，南开大学历史学硕士。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、文史编辑室主任，现居天津

讲述地：黑龙江

在时，我把母亲唱歌的录音放给他们听，孩子们惊叫着笑翻一片。母亲不认字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母亲唱歌。母亲不仅歌词唱得对，音准还极好，一点都没有跑调，就是音量不够大。

过完年我们就该走了。出发那天早上，母亲黯然地坐在自己的床上，听着我们里出外进地忙乎。我走过去抱着母亲，她喃喃地问啥时候再回来，我说过五一我就回来，您到时教我怎么种西红柿哈。母亲嗯嗯地答应着，伸手摸着我的手腕，往下拽衣服袖子，说别露着肉多冷啊。

我不敢再看母亲一眼，她可怜巴巴地坐在那里，像一个孩子。

我快速地出门坐上车。白雪皑皑的大地，从车窗外飞速闪过。我坐在后座上，用纸巾堵着眼睛。哥哥坐在前排，默默地抽烟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。